

風雨夜



風雨之夜

默

三年前，也是在寒假中歸來。那時他對這離別了兩載的故鄉，不禁起了無限的依戀。對於兄嫂弟妹，更覺親熱了許多，被那死板而枯燥底科學所摧殘將萎的心靈，也忽然滋潤了起來。恍惚是從嚴酷的冰國裏頓降落到溫和的天國。被寧靜而甜美的空氣所包圍，直說不出這感覺的味道。尤其是他回家的那第一天，他母親看他理好了行李，便說：

——洗洗臉，你到客堂裏來。

他很奇怪這神祕的命令，揣測了半天他明白了，他想起九月裏不曾回來。

不過同時有些怕難爲情似的，洗過臉還遲疑地在整理着零碎的文具。母親雖叫了幾次，他也答了幾箇來了，而他的手還離不開那些文具書籍，像有許多吸力似的；而那幾件東西再也理不好。

——季森！季森！

他受不了這不斷地鞭策地叫聲，微低着頭慢慢走出臥室向客堂裏去，可是遠遠地看見一箇未曾見過的少婦，站在母親身邊講話，他想：這一定是了！

——季森來，這是你二嫂；——這是你三弟，你們見見。

——呵，二嫂。他的嘴不自然地，微顫而低弱的叫了一聲。

——三弟。

她倒了一杯茶給季森，他一抬頭，頓覺茫然不知所措。就在這茫然的一剎那裏，她那淺淺地笑痕，微微地紅暈，深黑而速轉地眼波，同時自然地，不疾不徐地，而又微覺羞澀地在他眼前一現；在手上，恍惚觸到肉的電波地迸

裂，恍惚碰到剛在振顫的琴弦，是溫？是熱，冷？也都被那一剎的茫然所蒙混了。他怔住，他不知是在幾時手裏有了一隻茶杯。那茫然的一剎那間飛過了，接隨而來的時間裏充塞着一種芬芳，甜美，柔和，滋潤，細膩的空氣，他在其中遊泳着，遊泳着；而忽然間又從黑暗的牆角裏飛來一陣痛苦的聯想，使他一剎時又憂鬱地，沉默地，在流他靈魂的淚珠。他本以為可以有些勇氣來說的而又變成了輕微，細弱，而又略顫的調子：

——謝……謝。

她轉臉做事去了。

他這次回家，因為二哥已不和他同榻，房屋少了，就住在東廂房裏。東廂一共是三間，中間做了書室，南間便給他住，北間就是他二哥和二嫂的寢室。他二哥是終日不歸家的，歸家時必須到夜靜更深，大家已到夢中的時候，二嫂因此也必得到夜深才睡。而他本不慣早睡，又喜在夜靜時寫他的文章，

睡時最早在十二點鐘，東廂裏因此成了最後有光明的地方。每晚疲倦之餘，有二嫂和他閑談，那久萎的心靈，便逐漸活躍了。覺聽她的聲音像在嘴裏注進醇酒，在耳裏輸進音樂，在腦裏接受了催眠似的，一種欣喜之情不由地從心底奔出。

那晚，將近新年了吧。祇記得是箇風雨瀟瀟之夜，尖銳的冷風在窗外咽鳴，細絲的寒雨在窗外悽惻，有時還有一些雪花夾在雨裏飄下。四面的窗戶都關上了，他在草一篇科學的論文。夜深了，什麼都靜寂着，如死的靜寂着。他竟忘了自己的存在，忘了世界的存在，有時聽到自己鋼筆尖在紙上摩擦的聲音，才感到自己還有知覺，才聽到窗外淒厲的風雨。他這時將全思想浸沉在這靜寂的空氣，忽然地：

——三弟！有人在叫：

他猝然被夢神播弄似的驚醒了，將恍惚的迷惘鎮定了，才覺得，那是二嫂

；才也想起那箇聲音，那是一箇和諧而美妙地，音樂般的聲音。才想起了心扉便振盪着，而手裏的筆不覺地被擱下了：

——二姊！——二嫂，什麼？

呀！這是什麼一種作用啊！他臉紅了！「二姊，」這是他妹妹對二嫂的稱呼，怎麼被這嘴不會思索地說出呢？姊，與嫂雖都是對女性長者的稱呼，但中間相隔着多少神祕的分子啊！相差着多少不同的意義啊！他的頭低向紙上無意識的在看。

——三弟，有火柴嗎？她的聲依舊那樣和美，並沒有一些改變：

——火柴？哦！……我沒有……

——這怎麼辦呢？我的燈被風吹熄了！……她焦急地像要哭了。

——那末，二嫂，你到這裏來做吧！——哦，外面那樣大的風，那樣大的雨，你還不去睡？傷了風，又要那麼咳嗽了！二哥……還沒回來嗎？

他忽然覺得不該勾起她的感傷，而她果然頹喪地捧着手裏的衣料徐徐走到他的寫字臺邊，半晌，才歎了一口紆徐緩長的氣。

——誰曉得什麼時候呢？

大家都靜默了，全室裏寂寂地只聽見窗外的風雨。他想到二哥在外邊花天酒地的行爲，不禁暗暗爲她悲傷；但再也想不出什麼安慰的語句，只在心裏感歎着，覺中國一些美麗的女性都給不幸的命運摺死了！

——三弟，你的身體也不好的很啊！爲什麼不睡呢？

——這是一篇要緊的文章所以要做哩？像你做的衣裳也不是現在要穿的，倒爲什麼呢？苦了身體不是要害病嗎？二哥回來我去開門好了，或者去叫吳媽，你去睡吧！

在她眼裏翻動着一些透明的東西，將一件未成的衣裳角無意地抹着，頭緊低着，身體彷彿有些顫動。她忽的擡起頭。像仰望什麼似的，眼釘在天花板

上。

——要是害病到也好，一天到晚昏昏糊糊地睡在床上，也不煩惱那些無謂的煩惱。——可是現在不做這些又做什麼？空坐嗎？我那能睡呢？三弟，你不曉得啊！……

他同她一樣，早沒有繼續工作下去的勇氣了。被一種悲哀所捉住。也吁歎着：

——女子就沒有她應做的事麼？

——做什麼呢？

——男子做什麼，女子也可做什麼，首先女子也應讀書。……

——讀書？小時候也讀了兩年書，後來媽媽便不要我去了！倘使我再讀書，或者可以不做這些討厭的東西吧？

——可不是？——哦，二嫂，你還想讀書麼？

——讀書？但……三弟，除得你來做我教書先生！她失望地笑。

但她忽然也興奮起來似的，那明星般的雙眸，緊緊地凝視着他。他抬起頭來回答她，不圖他的眼忽然昏眩了。他覺是火花在眼裏繚亂，是星星在眼前閃耀。這時窗外又來一陣風雨聲，將他的頭吹得低下了，又看在自己的文章上，才又慢慢地說：

——二嫂，倘使你願意，你每天讀讀書好不好？

——真的？！

她頓從一箇少婦的態度裡跳回到少女時代，一種滿足的希望之愉快，充塞於她的眼裏，嘴角，兩頰。她雖不曾欣喜到跳躍，但她的靈魂像在飛揚了！她的未成底衣裳被推在一旁，只拿眼睛緊緊地注視着他，在嘴角上漾起了自然的笑渦。他卻低了頭不敢抬起，兩人都聽到別一箇緊張的呼吸。

——真的？你肯做我教書先生呀？

——不，是教書弟弟哩！

——弟弟？不見得！你今年二十歲，八月生的；我和你同年，十月生的，你還是……

——弟弟也好，什麼也好，但教書你酬勞我什麼呢？

——有，這兒有花生，是我買給清瑩的，她睡了；酬勞你好不好？

——算了，雖菲薄一些，下次再酬好的罷！

——喂，書還沒教，只顧講酬勞，不害臊！

她從皮襖口袋裏掏出生花生，屋裏一時充滿了「畢剝」的聲音和着窗外滴瀝的風雨，大家靜悄悄地不再作聲。她也在剝花生，剝了許多米子在一旁；他爲的花生不多，祇一粒一粒地慢慢地遲延地吃，他跳躍的心還沒平靜下去呀！可是一擡頭他又看見了：看見她那淺紅的雙頰映在閃爍的明眸之下，雪白纖嫩的手襯在藍如穹蒼的藍襖上。忽地那手捧了花生米遞向他來：

——先生，請吃！她也笑了：

她更走攏些，手伸到他面前。他便從她手裏一粒粒拿取，僅一粒粒地拿取，每取了一粒，像從聖樹上摘下一粒聖果。他怕一下拿完了，這寶貴的時光便飛逝了！可是花生是有限的，終要被吃完的，時光卻是永長的！終歸使他像失去了些什麼似的僅咽着涎唾。眼看着在玩弄他的筆墨的二嫂。忽覺自己變做保姆手裏的嬰兒，急於求那保姆來擁抱，或向那保姆懷裏緊緊偎倚。心裏一陣說不出的渴慕，說不出的悵惘，說不出的有一種追尋！

——二姊，花生還有麼？他似乎在學一箇孩子的聲調。

——沒有了，明天教書再給你！

——沒有？我不信！在衣袋裏！

——真沒有哪！你不信，自己去掏！

——真的？！

他的心緊張得像最高音的琴弦，別別地儘跳。屋裏空氣也窒息起來。戰慄的手，幾次想伸出，卻又縮回了。但終於被一股力所牽動，伸出去了，戰兢兢地向她衣袋伸去，同小偷兒竊物般不敢莽撞。最後，伸進去了，伸進皮襖裏了，皮襖衣袋裏沒有花生；又探到棉襖裏了，也沒有；……又……又……襯衫裏沒有呀！……裏面沒有衣服呀！她叫着，但聲音並不高，身體在扭動閃讓。

他的手指尖端正碰到一陣極烈的熱度，他昏眩了。忽然地油燈一閃，全屋裏一剎間黑暗了，窗外的風雨正在緊緊地吹落。他急忙縮回了手，心幾乎跳出心臟來。深深地紅暈飛上兩人的雙頰，都緊緊地低下了頭，各人去各人再也不能做的事。只呆呆地向紙上，布上望着，不作一點聲息。他們就這樣沉默，沉默，一直沉默到聽見遠遠地有了敲門聲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此後一箇多月，他做了義務教師，但他教書時心頭總很緊張地跳動。寒假還沒完了，他便匆匆整裝到S埠去了。在臨走的一天，季森向家人一一告別，走到二嫂面前，祇見她在默默地低着頭。

——二嫂，我去了！

——哦，暑假回家來住吧！她的聲音細微極了。

大家出來送他，她也低頭隨在人後，可是沒有一句話。到了暑假，他說進了暑期學校，不能回來。

從此，他每逢到風雨的深夜，不覺就神情緊張起來。但鎮靜一下，就覺自己是光明，正大地，非常坦白！不過鎮靜的時間一過，多少總有些兒悵悵！那些光明，正大，坦白，都在他悵悵的時候藏起了。

寒假又迅速地到了，因為陰歷新年的關係，他不能不回來了。到了家，爲使大家在驚異裏知道到家，他輕輕推開門，將行李搬進，便輕輕向後面走。

大門裏沒有人影，只靜悄悄地現出安寧的狀態；穿過客堂，便看見東廂，卻巧他二嫂正要走進東廂向臥室裏去。

——二嫂！

——哦！回來了！她臉上剛露出一些欣喜顏色，但即刻又消滅了；聲音也由歡躍降爲感傷地，低聲地。使勁地，勉強地，苦惱地低頭轉身去了。

這不知爲什麼，回來不到十天，新年也剛過五十幾小時，他又匆匆回學校去了。別人雖留他，他堅決地拿學校裏有要事搪塞了。他在打行李，忽地二嫂走進東廂，呆了半天才低低地說：

——三弟弟……

——哦！什麼，二嫂？

——怎麼又去了呢？不能多住幾時嗎？

悠徐的音調塞住他的耳，凝注的目光釘住他的眼，他默然了，頭低垂了，

他答不出什麼話。半晌才也悠徐地說：

——二嫂，你好好地養病吧！不要爲二哥而生惱，要顧惜你自己的身體啊
身體不好，……

——病，……那是永不會好的！……你，……你就走了？

……

她轉身走了，回到她臥室去。他看她兩手遮着面去了，怔了半晌。但結果他還是被那光明，坦白的東西驅走了。行李已上了車，他又一一告別了，走到二嫂門口，他立住了。

——二嫂，我去了。

——哦，她睡在床上背着臉低低答應着。

他呆立了一會，去了；她也沒出來送。可是他既離了家，滿心也不斷地惆悵了，一路上不曾安靜地在煩燥着。夜深時望着那船頭的水，天空的星，在

虔誠的私禱着：

——但願你不是爲了這些吧！……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去年十月裏，他突然回來了。這時暑假已過，寒假還沒到。

本來他早聽了一些關於他家庭的消息，但他不願回去；並且他因黨藉的關係，在這軍事緊張的時候，他也不敢回去。無如這消息一天天壞了，心裏也委實難過。到了九月底，消息更壞，他受不住良心的責備；雖然，他不願這惡消息事件的起因是爲了他；但不願終是他的不願，事實誰又知道呢？他自己也都茫然。

——我但願不如那惡消息所傳吧！我但願你不是爲了這些吧！

他在歸途上不住的祈禱着，一直到了家。他遠遠地看見大門了，兩眼便緊緊地釘在門上，看發現了什麼變動？所幸門庭依舊，他才平靜了心，跳下了

車。進了大門，卻不見一箇人影；穿過客堂，便看見東廂，東廂也靜悄悄地沒有聲息。他正發怔，他母親從裏面出來了，面色很憔悴地。

——母親！

——呀！季森！你怎麼回來了？來，快後來！不要站在那裏！

他隨着母親向客堂屋裏走，心裏不由地恐慌。看他母親的驚惶，看那蕭條淒涼的景況，已經要使他哭了。

——你怎麼回來了？戰事這樣吃緊！

——學校鬧風潮停課了！所以回來看看。您老怎這麼不安？

——唉，家運不好，還說什麼？你二嫂已經不行哪！

他親切的聽見了，這是很清楚很沉重從他母親嘴裏講出，落到他的耳裏。

他即時全心房翻騰了，他鎮靜着，扶了牆壁。

——唉，你怎麼正在這時回來？這正是你不宜在家的時候！你，你可到姑